南漢書

南漢書卷十四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列傳第八

軒轅胡林古何梁𥬠吳丁列傳

軒轅述乾亨時人精通岐黃術治病多奇驗遠近爭趨之尤好讀前代醫學諸書能自具卓識不膠執古人成說居常孜孜著作老而不倦先是青霞君作寶臧論三篇著變煉金石之訣述

旣病其未善因爲刊去謬誤博採以補其缺爲
寶臟暢微論三卷成書時年已九十矣尋卒所
遺書醫家爭寶之

胡萬頃不知何地人並亡其年代幼神悟通九
宮三元之法卜事奇中百不失一撰六壬軍鑑
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歷二卷行世
術數之士咸守如繩尺焉

林楚材賀州富川人乾和中中宗取賀州楚材

始隸籍性樂布韋不求仕進精數學能詩一時
縉紳咸折節與之遊左僕射黃損謝病歸里於
永州滄塘湖上闢別業黃冠草服多與往來飲
酒賦詩爲樂尤好與楚材唱和嘗贈損詩有云
身閑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人多稱之
大寶末有稻田自海上浮至上魚藻門外衆方
聚觀楚材適至見之嘆曰水魚湫湫兮有好事
者在側異其語而莫明所謂因私記之未幾宋

師來潘美爲都部署方悟楚材所語於文爲潘
咸追服其先知云
古成之字亞奭正州河源人避地增城性簡靜
寡嗜好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倦淹通群籍時
作爲詩歌以見志出語輒驚其儕輩由是名動
四方見時政百獘叢生知其國祚不永不敢求
進取入宋登第官元氏尉改知益都召除秘書
省校書郎出知魏成改綿竹卒事具宋史

何澤韶州曲江人徙家番禺父鼎有文名第進士除著作郎遷瀧州司馬累遷容管經畧使治所部多惠政尤善星歷時梁太祖踐阼不臣鼎誡諸子曰汝愼毋事全忠全忠兇頑安賊而宣淫過之終有慶緒之禍他日全忠勢必改玉然揆之星象晉分野有王氣唐當復興後果如其言澤少承家學負俊才長於詩歌乾寧中舉進士偕計至三峯行在舊同年崔某聞澤至欲爲

延譽緘詩贈之會崔徹爲相頗不滿於澤意別
有屬主試者得澤卷心賞之而重違徹旨遂落
第漂流嶺海間烈宗深加禮接辟就淸海軍從
事梁太祖受禪表薦於朝賜及第梁亡入唐爲
洛陽令轉倉部郎中擢吏部郎中史館修撰遷
太常少卿坐未拜命上章稱新官致仕晉高祖
卽位以原職召用未赴卒於家事具五代史記
梁文京兆萬年人先世多以仕宦顯烈宗鎭嶺

南招致中原士族文聞遂來就參議政務爲烈
宗所喜署之幕職高祖嗣節度文以舊屬仍留
佐軍府及將稱帝文以非王命意竊非之知群
議旣定勢難中止遂不諫卽位後幕僚遍加官
爵及文獨力卻不受辭去避居東莞終其身時
論高之子光運官至右職捕賊與戰爲所害光
運弟光遠亦仕爲兵職佐戎政光遠子頵字徽
之幼秉奇節强學篤行朋友稱其信義尤贍詞

章入宋補武仙簿歷鬱林尉封州司戶參軍遷
光祿寺丞卒
楊廷藝初爲愛州將梁克貞等旣攻克交州執
曲承美使李進爲刺史進愚懦而貪廷藝欲襲
之私蓄健兒三千皆冒爲子未發使以賂遺進
進偵知其事不以聞明年廷藝突犯交州進棄
城走高祖使程寶將兵往援廷藝據城拒殺寶
高祖知不可與爭因就拜交州節度使大有十

年皎公羨作亂爲所殺公羨初爲交州牙將素
有大志惡廷藝所爲起所部攻殺廷藝而代爲
節度明年廷藝舊部吳權起兵爲廷藝復仇圍
公羨公羨使來告急高祖利其內亂將收復其
地使交王洪操援之未至公羨已敗死
吳昌文父權隸靜海節度使楊廷藝麾下爲將
頗見親信使統所部鎭愛州牙將皎公羨倡亂
襲殺廷藝據有交州權素與比肩不肯屈志事

之起所部兵聲言復仇時交王洪操以兵來助
公羨會公羨先爲權殺洪操遇權於海口與戰
亦敗權卽自爲州帥未幾卒昌文兄昌岌繼之
乾和中昌岌臨卒以位付昌文先是自權兩世
皆與我絶昌文新立遣使來臣附求靜海節鎮
中宗如所請命兼安南都護欲致其入朝遣給
事中李璵往招之昌文不欲行以道梗止璵後
終不至大寶六年卒

丁璉祖公著爲交州牙將爻部領大有中楊廷藝受高祖節旄使公著權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公著卒部領嗣其任初吳昌文來納款中宗命節度靜海軍至是卒交管諸將爭立喬知護峯州楊暉杞武寧州昌文參謀呂處玶交州牙將杜景碩各擁兵相持不下境內大亂土豪多乘機嘯聚相結爲寇益攻交州璉隨部領以所部三萬人擊之皆敗賊黨潰散鬫閬安堵交

民德之乃推部領爲州帥號大勝王部領自署
璉爲節度使使以事來告後主因命璉卽眞居
三年璉遂私嗣王號閩宋師克嶺表入貢方物
太祖命仍爲靜海節度使不數年卒
廷栁曰女子所貴節烈耳文才尙不與况武事
哉詩小戎婦人號知兵而二千餘年動人流連
乃在栢舟一什當南漢時寇賊充斥能捍衞其
鄕閭琤琤若鬚眉丈夫者一時竟得兩人焉求

所謂節且烈者吳氏守志而身處異地莫奎又為奔亡之思婦由此而外盖末之前聞豈宮闈之地以淫倡故俗靡風頹不知義死之可貴歟不然何攻取虜辱之多而卒無一傳史籍也夫史籍無傳即謂當時無節烈之女子可也作女子傳

女子傳

吳武牢莫李列傳

吳氏越州山陰人中書侍郎定保妻也曾祖翥
有名於時賜號文簡先生父融字子華龍紀初
進士及第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尋召為左補
闕以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戶
部侍郎遷翰林承旨定保少第進士融愛其才
以吳妻之未幾融卒會中原亂定保南遊湖湘
吳獨留長安久之定保不還因假緇服如楚求
定保至則預以故白武穆王武穆王令人引吳

先待於僧舍勸定保往與會吳下廉自薇立廉
內詣詰定保負已定保不爲動武穆王聞深鄙
之禮意日衰定保自是去楚遊嶺吳知定保無
北歸志遂緇服終身或勸其他適者輒以死誓
武婆齊昌府人居府之西二里有智畧爲鄉里
所推服值干戈擾攘盜賊四起村落時被剽掠
人不安其居遠近深以爲患共就武商之武因
糾合近村斂貲出丁就其地築一城工竣挈村

人避其中賊至率衆悉力捍禦賊捨去不復敢
犯時號其城曰武婆城
牢氏尙書左丞鍾允章妻賢行素著允章名位
通顯而性吝嗇官俸所入豐歲獲賞賚亦最優
厚然未嘗以絲毫與人故舊雖貧欲求貸助不
可得被刼者皆腹誹之牢乘間語允章曰考昔
事君子家止一銚無釜鬵爾時尙能欵接貧友
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戚黨中曾無所沾溉

雖富貴何足尚也因出舊所用銚示之允章大慚後乃稍散其藏積義聲日著始自嘆其內助之賢云

莫氏名荃周淵妻也淵本隸長沙娶莫生二子中宗興楚構兵淵爲我兵所俘莫母子流離昭州後淵北走入宋未暇與莫訣時二子並幼家貧不能給莫年裁二十餘父母欲嫁之莫泣曰淵非久困者今遭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勤女

紅襯蠶礁春驢給朝夕二子長皆爲畢婚渭時
在宋適官廣南轉運久已改娶距歸宋時且二
十餘年矣抵治使人訪其故里知莫尙存遂自
往迎之莫辭曰君旣有室我不可復行且吾有
婦孫居此久足自樂不忍捨以去渭知不能强
具奏其事詔特餠爲縣君幷其二子皆賜官
李氏雷州海康人勇敢有謀畧遠近皆信服後
主時荒亂無政民間孤弱者率爲勢家凌暴無

可申訴謀共推李爲帥使保衛之及宋師來討
以後主入汴時遠州將士尙多握兵未服四出
剽刼李統所部擊之皆敗走各散一方賴以安
稱之曰李夫人及卒立祠歲時奉祀不絕

南漢書卷十四終

南漢書考異卷十四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按軒轅述林楚材胡萬頃身非職官述與萬頃二人以例應別立技術傳古成之未仕南漢可不立傳然考其隱處羅浮在南漢未滅以前踐土食粟較之石文德孟賓于有別於例應與楚材並入隱逸傳何澤止佐隱幕府梁文雖就嚴幕而稱帝時辭

職遁去不可目爲南漢臣劉應別立幕屬傳楊廷藝吳昌文雖稱臣而終其身不肯入朝丁璉雖會授旄節而私稱王號於劉亦應別立外臣傳今嫌名目繁瑣統附諸臣之後而別爲一卷

林楚材傳

賀州富川人

十國春秋林楚材故番禺衙校不測其爲

何人全五代詩楚材賀州富川人按乾和
五年賀州始入南漢或其後遷家番禺也
水魚湫湫兮
青箱雜記有稻田是海中浮來布衣林楚
材嘆曰水魚湫湫兮當時好事或有記其
語泊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南
漢春秋楚材見而嘆曰地宜靜不宜動一
旦浮至在水旁而有米有田於字爲潘禾

異

者五穀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來獲斯土既而嘆曰水魚湫湫兮時好事記其語及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桉楚材既云有潘美來獲斯土是明以未來事告人何用復作隱語且奚云美至方悟爲潘字也況當聚觀時衆耳咸屬遽稱國家喪失而寶之以爭地者之姓名楚材以布衣而處後主猜忌嗜殺時斷有所不敢春秋說本

廣州志然志但云識者謂於字爲濳不引
楚材語春秋牽合之而不自知其矛盾也

何澤傳

韶州曲江人

十國春秋云按通鑑註及歐陽史唐莊宗
時洛陽令何澤係廣州人先時劉陟薦於
梁擢進士第後歷唐晉官至太常寺卿中
間爵里不同似非一人也按歐史稱澤廣

州人原與通鑑合唐摭言作韶陽曲江人
而與歐史並云父鼎容管經畧又通鑑註
引薛史貞明中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摭言亦云梁太祖受禪假廣南幕職入貢
敕賜及第然則諸書所載以事蹟考之實
同一人所異者鄉貫耳摭言爲王定保著
與擇同時同佐南漢幕其見聞自較歐史
通鑑尤確又廣州鄉賢傳何鼎番禺人考

郭棐戴璟黃佐三廣東志番禺志並云其先曲江人後徙番禺據此則摭言乃溯其世籍通鑑歐史不過指其新遷異而實同春秋失考也然有可疑者摭言謂乾寧中澤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聞澤來以一絶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髮上龍門是澤先與崔同舉進

士不第至乾寧中再舉時已閱四十九年也歐史晉高祖入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由乾寧中推至晉高祖天福元年已四十餘年合之四十九年則九十餘年矣其未與崔同舉之前爲年幾何尚未可考豈非在百歲以外乎又通鑑註引薛史云貞明中陟薦其才而通鑑於貞明元年已云陟自是與梁絶矣何復有表薦之事耶今惟

依春秋作官隱從事餘合撫言歐史通鑑

而具書之且誌疑於此

梁文傳

避居東莞

余靖梁顥墓表文佐幕番禺劉氏據有南海耻非王命不從所署遁於東莞又云顥字微之國家削平僭偽統一函夏君郎占籍高要據此是文先避居東莞至顥入宋

後始遷家高要戴璟廣東志以下稱戴通志云文

遯於東莞宋初遂占籍高要以人宋遷高

要並作文事誤又文戴通志作昃今並從

墓表

楊廷藝傳

因就拜交州節度使

宋史後有楊廷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

交趾節度使東都事畧後有楊廷藝受劉

氏爵命爲其牙將皎公羡所殺通鑑天福

二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

廷藝而代之據此則廷藝曾爲南漢節度

使事當在程寶戰死後詳高祖紀考異

吳昌文傳

權因爲州帥

宋史交趾傳時劉氏擅命嶺表遣將李知

順伐曲承美執之乃并有其地後有楊廷

異

龔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
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據此無公羨
殺廷龔及爲權殺事今從歐史並東都事
畧

女子傳考異

吳氏傳

久之定保不還

十國春秋定保舉進士第南游湖湘不爲

馬氏所禮又定保既無北歸志遂緇服終身按全唐詩註定保及第吳子華侍郎以子妻之子華卽世定保嘗遊湖湘吳女緇服自長安來謁馬殷令引見於佛寺吳隔簾誚之又直齋書錄解題云喪亂後入湖南棄其妻弗顧士論不齒據此則吳融在長安以女妻定保融死定保遊楚吳氏仍留長安故云在長安來在楚一見後是時

吳氏始知其夫無歸志故歸而矢志獨守
非定保初遊楚卽知其必不還也今悉補
入又按吳氏未至嶺表然定保實仕南漢
妻統於夫故爲立傳

武婆傳

齊昌府人於其地築一城

明一統志武婆故城在興寧縣西二里五
代時縣嫗武姓者糾合村舍築城自衛與

寧志城在縣西一里許十國春秋地理表
南漢乾亨元年升循州之興寧縣爲齊昌
府按明統志但稱五代時築城其年代無
考梁開平以後始稱五代是時其地頗安
謐不聞盜賊竊發惟光天元年張遇賢起
正州陷循州齊昌在其鄰境武氏築城捍
衛當在此時

莫銓傳

後北走入宋

大清一統志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爲南漢俘獲後脫身北走連州志渭爲廣人俘獲妻子流離昭州劉鋹政煩賦重渭率鄉人踰嶺將避地零陵末至賊起斷道絕糧渭脫身北上據此是渭入南漢未幾即私亡入宋涑水紀聞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以渭歸宋在南漢亡後今從

一統志

距歸宋時且二十餘年

涑水紀聞云別二十七年　大清一

統志云二十六年連州志云與妻契濶三

十年按連志稱潤建隆初至京師太平興

國二年爲廣南轉運副使在嶺南凡六年

是潤以太平興國七年去任由是年逆推

至建隆元年凡二十三年再逆推三年爲

異

晟乾和十五年如云別莫二十六年則是年錄尙未立與志稱劉鋹政煩賦重避地北上語不合如云別莫在鋹立後三十年則已在雍熙端拱之間渭時久去嶺南任斷無去任後始遣人還求妻子之理且𥜗聞已明云後以爲廣南轉運使人訪其妻也三書各異今姑鈌疑

雷州海康人

十國春秋地理表海康縣隸常州按明一統志雷州府唐貞觀初改為雷州天寶初改海康郡至德初復為雷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隸廣南西路海康縣附郭隋於此置海康縣唐為雷州治宋初以遂溪徐聞二縣併入據此南漢時海康實隸雷州常州時屬南唐春秋誤又輿地紀勝雷州云五

代郡有一女子失其姓勇敢强力衆皆信服相與築城以禦寇而女子爲之帥僞漢歸順餘黨尙行剽掠皆爲女帥所敗一方賴之女子死衆私謚寗國夫人立廟祀之

按郝玉麟廣東志載李夫人事與此畧同且同時同縣當是一人因志無築城事紀勝又亡其姓今從郝志而附誌於此

南漢書考異卷十四終

南漢書卷十五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列傳第九

廷枏曰由漢唐來宦官之衆之重且專與夫殺害之慘而召亡之速未有如南漢之極盡無餘者也高祖初設內監數裁三百浸積而千餘人浸積而七千餘人說者乃謂其後之盛至二萬人有奇此二萬人者衣服飲食車馬僕隸之給

其糜耗可數計哉使能軍伍其人㮣餉其費不必問其裨於疆圉者何如而禍源先清矣然而其君不悟也自昔三公論道尊禮之爲朝廷賓師巖求夢卜猶恐不足備其員今乃以使令之賤躋保傅之列褻此名也無乃甚夫地褊勢蹙正當急切求才則何不懸其官爵食邑招徠豪傑之士使收其效而報其功耶然而其君不悟也朝廷之上庶司爲閹婦寺爲陰婦人在宫

中則氣不揚宦官亦婦人類耳典禁衞猶且不
可顧倖之建高牙樹大纛擁數萬之衆與中原
全力爭微論其荒無紀律必致喪辱而後已也
以陰乘陽厥象先不利於國然而其君亦不悟
也且夫閹宦之害非其黨雖明哲有時無所逃
何者處近則言易入浸潤則惑滋深也庸主方
謂其孑然一身不作肥家室長子孫計傾心腹
而任之而其小信小忠又足以濟其陰柔忍刻

之性固結日深險詐日甚禍機遂一發不可解
族允葺害諸王若許彥眞林延遇者不過猶行
古來宦官之道而已矣以宦官之流毒也如此
君之縱使流毒也又如此假令國祚稍長龔澄
樞諸人得正衣冠終袵席上首惡旣已無恙踵
起者復效其尤此邦之人曷其有極然而天道
禍淫之謂何能任六十州之號寒啼飢久受其
荼毒也乎此時雨之師之所以不數月至其國

都而黨之衆者散爵之重者奪柄之專者殺抱
屈死者可以起九原而呼快也然至是而其君
仍不悟也嗚呼作宦官傳

宦官傳一

吳邵林鄧趙許陳列傳

吳懷恩番禺人事高祖爲內府局丞性謹愿典
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光天初遷內常侍
殤帝驕侈居高祖喪酖酒縱聲樂醉後左右稍

不如意輒被殺廷臣畏禍莫敢言懷恩屢切諫
旣而值內宴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晝夜出入
宮禁懷恩諫曰今禁中自有簫韶府內樂百餘
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令夜
開雜入禁中不拘關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
帝不聽逾年果有陳道庠之禍中宗初嗣位授
宮闈諸衞押番乾和中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
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珣率兵侵楚賀州楚將

徐知新來援未至城已陷懷恩設大穽城下施機軸穿穴通穽敵兵中機多陷語詳珣傳懷恩縱兵出擊走其餘衆鼓勵士氣乘捷攻破昭州分掠全州境會楚內難作荆南貞懿王使人來約共出兵分楚地帝加懷恩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內侍上柱國將兵屯境上察伺楚釁時楚王兄弟方爭持不相下希廣聞懷恩復至遣指揮使彭彥暉屯兵備於龍峒希萼亦自衡山遣

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使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希隱時知桂州素惡彥暉潛遣人召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畏懷恩勢銳聞召卽棄城趨赴桂州遇彥暉於城中與戰彥暉敗走衡山可瓊駐軍桂州懷恩遂據蒙州進掠桂管大擾其邊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帝以書招之降又爲僚佐所阻懷恩突引兵至城下希隱可瓊率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亦爲懷

恩所拔因復析兵畧定宜連梧嚴富柳龔象等
州始盡得嶺南地以功進封濮陽縣公大寶中
宋丁德裕等克郴州進取連州邊將多敗死後
主擢故懷恩桂州團練使令修治戰艦爲守禦
計懷恩馭所部嚴臨事精察每舟成必親臨視
製造稍不如法輒搒殺工役役者皆腹怨後主
議親征懷恩督造龍舟十備用工竣懷恩以緡
繫已手徧捫鈎楯匠役區彥希在側舉斤斷其

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逾數日捕彥希棄市懷
恩歷事三朝於中宗尤被寵任嘗從幸盤龍石
室有野人出獻神丹中宗不敢食求石室深秘
處鑿石藏之左右盡屏去時從入者獨懷恩一
人其治兵最嚴整有法所向皆克捷當時戰功
推首及被害識者深以爲憂
邵廷琄連州桂陽人自其先世居高良鄉之龍
口幼爲黃門供事禁廷殤帝嗣位爲內謁者遷

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令嚴肅性好文雅重儒
士客從他國至必先招延之察其材可用豐爲
資助而後極力引進大寶中遷內常侍時後主
驕侈日甚人情憂危廷琄從容諫曰男兒十五
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束後主
不聽會建禹餘宮成後主常避暑其中廷琄每
從幸愛其地山水因求解去兵柄改領宮使後
主從之而仍令典兵偶入武庫驗試諸戎器多

壞乃製式親督匠役改造之旣而宋受周鼎廷琄屢言於後主曰先朝乘唐亂故有南越之地五十餘年幸中國有故干戈弗及而我益驕於無事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自然之勢也今眞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聞諸國悉珠寶奉中國而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

會未閑舉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敵後主惡
廷琄言直深恨之未幾宋果以兵攻郴州招討
使暨彥贇與刺史陸光圖皆戰死乘勝進圍連
州團練使吳懷恩素號善戰會爲部軍所殺後
主始思廷琄言加開府儀同三司東西面招討
使使率舟師屯洸口宋軍旣退廷琄撫循士卒
招撫亡叛邀禁嚴明無敢犯復繕治甲兵親爲
訓練圖復所失地同列忌其成功投無名書言

廷瑁反後主信之遣使就軍中賜死士卒排軍門爭入見使者哀訴廷瑁無反狀請覆加核驗不許卒被殺廷瑁雖中官然言論峭直頗羞與群閹伍有文武幹畧博覽書史而最善騎射當時倚爲良將既横死軍民皆痛哭共立祠祀於洸口

林延遇閩清人性險詐多計術少爲閩宦者高祖以女淸遠公主歸閩惠宗閩因道遠使延遇

置邸於興王府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稟給甚豐嘗從容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或告於高祖高祖以爲賢用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閩惠宗被弒屢求歸國卒不許遂素服向其國哭三日乃止中宗嗣位加甘泉宮使大被倚任延遇亦恃其權寵與宮人盧瓊仙等表裏交煽慫爲殺戮中宗誅殺諸王盡出其謀高王洪邈

在邕州鎭有誣其謀亂者遣延遇持酖往賜之
死乾和十四年延遇病甚自知不起言於中宗
曰臣死惟澄樞可用中宗從之故澄樞得不次
遷擢卒之日國人聞者相與撫掌稱慶云
鄧伸家世不詳乾和時爲內侍位至特進素與
陳道庠父瑙有舊道庠旣引力士拉弑殤帝自
恃功高頗橫恣不法中宗性猜忌勳舊相繼皆
誅戮以荀悅漢紀一部賜道庠道庠不解持以

問伸伸叱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宜審讀之道庠乃悟中宗聞伸言以爲洩漏己意逮下獄與道庠同日棄市夷其族

趙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性恬淡惟給事禁庭恪盡職守不喜侵漁朝政時陳延壽龔澄樞權傾中外李托尤恃椒房親專擅國柄中官爭攀附之黨結益固純節雖與共事意獨不善其所爲遇事輙自退謝酷愛植芭蕉樹軒庭檻砌間

皆滿時人以蕉迷目之

許彥眞後主時爲內侍監性酷詐尤工讒間尚書左丞鍾允章惡宦官亂法請後主稍除之彥眞懼誣允章謀叛誅死遂與龔澄樞同獲柄用又密結先朝李麗妃爲內援自是益無顧忌旣而妬澄樞居已上權屢被侵因相傾軋澄樞意積不平會有告彥眞通麗妃澄樞力發其事彥眞疑謀出澄樞與其子計圖之澄樞遣兩班將

軍王仁遇告彥眞父子謀反逮下獄族誅之

陳延壽大寶時宦官與龔澄樞輩結心腹交弄

權責法後主弱年襲位盡委朝政使代剖決延

壽作諸淫巧日費數百萬多方蠱惑見桂王璇

興巳長恐遂柄用分己權乃密奏後主言先帝

得傳陛下由盡殺群弟後主然之因便慫恿稍

誅諸王而先殺璇興時才人盧瓊仙最有寵亦

出預外政延壽憑以爲奸又引樊胡子入宮妄

陳禍福使作玉皇言延壽等皆上天命來輔爾
當盡心委之無得安有疑慮後主信彌篤由是
內外淫亂朝章大壞國亡後不知所終

南漢書卷十五終

南漢書考異卷十五

順德梁廷枏章冉撰

吳懷恩傳

爲內府局丞遷內常侍授宮闈諸衞押番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就加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內侍上柱國進封濮陽縣公

十國春秋止云官內常侍進開府儀同三

司西北面招討使金石萃編西鐵塔銘按

云謝中丞啟昆粤西金石畧載蒼梧縣感報寺銅鐘亦南漢乾和十六年行內侍吳懷恩所鑄其題銜皆吳任臣所未及今按鐘款題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內侍上柱國春秋固爲失考然九國志亦止云晟襲位授宮闈諸衞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鐘款亦多不合今從九國志且依鐘款補之又

南漢內官多領宮使或有數宮並領者蓋
在當時爲散官與宋諸觀提點相似當無
一定品級隨時可授鍾欵所題萬華宮使
其授自何年已不可考傳中不可强隸今
姑從缺

邵廷琄傳

連州桂陽人

九國志作循州人今從連州志按連州於

晟乾和九年始入南漢廷琄在龔時已選爲黃門則仕南漢在連州未取之前也

爲內謁者

十國春秋百官表南漢內官無內謁者之名按舊唐書內謁者監六人正六品下宋史鋹傳晟時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蓋倣唐制而設春秋失考也今從九國志

遷內府局令內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東西面

招討使

十國春秋傳止云內常侍不敘其他官自

註引南海古蹟記云東莞鎮象塔禹餘宮

使邵廷琄造廷琄官名更見於此今核鎮

象塔尚有招討使行內侍監上柱國等銜

而禹餘宮使及廷琄名字均已剝蝕不可

考今歷官但依九國志書之

今眞主已出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一旦兵至

何以禦之

南海古蹟記云否則宜斂兵自守歐史云

勸鋹修兵爲備按廷琄勸鋹言諸書互有

詳畧今從九國志

按無名書言廷琄反

南海古蹟記作鋹疑廷琄必叛無按書告

反事今從歐史

鄧伸傳

五國故事作申今從歐史

乾和時爲內侍位至特進

通鑑九國志並作官特進惟五國故事作內侍按南漢貴璫多授特進者今從故事

與陳道庠爻璫有舊

十國春秋伸爻璫與陳道庠舊友也按九國志道庠爻璫唐末避亂於封州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鄧伸與璫有舊據此則

異

瑫爲道㢓父非伸父也春秋誤又歐史道
㢓懼其友鄧伸以漢紀遺之以伸爲道㢓
友不云瑫友也今從九國志

許彥眞傳

爲內侍監有告彥眞與南漢通者與其子計圖
之

歐史止云宦者許彥眞十國春秋事中宗
父子爲內侍監今從之或以彥眞有子且

人告其通中宗李妃因疑彥眞非內監按
西鐵塔銘鄧氏三十二娘南漢春秋謂龔
澄樞妻澄樞而有妻又何疑於彥眞之有
子乎南漢職官多自閹求進彥眞之爲內
監其自幼供事內庭與否書無明文或未
宮時先已娶妻生子後乃投身爲閹宦未
可知也私通一事雖未經按治情僞尙無
憑信然首告內監私通嬪御古所希聞據

續通鑑云澄樞發其事彥眞懼則當時盍有可以動聽者南漢內職最多其異聞正復不少即此已令人不可解固不獨師保令僕之能駭人聽聞也

陳延壽傳

又引樊胡子入宮

五國故事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言玉皇大帝附其身似

樊胡子之入宮爲澄樞二人所引不云延壽也今從歐史並宋史又延壽宋史作延受今從歐史

南漢書考異卷十五終